

鎮平民間文學

盧中柯



前 言

民间文学是祖国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智慧的结晶。它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理想和希望，表现了他们的爱和憎，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搞好民间文学，不仅对繁荣文艺创作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还为研究有关的社会科学提供珍贵的资料。为此，我们编选了《镇平民间文学》第一集。我县的民间文学工作，仅仅是初步开展，收入这本集子的传说、故事、笑话等共有三十一篇，可以说是民间文学浩瀚的海洋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我们希望通过它的编印，能够促进我县民间文学工作进一步开展，以便把蕴藏在民间的更多更好地艺术珍宝发掘出来。此后，我们准备陆续以专集的形式，将搜集整理出的作品选编成册。热诚希望全县广大业余作者、民间文学爱好者给予支持，踊跃投稿。

这本民间文学集子的编选，受到了中国民研会河南分会、南阳地区群众艺术馆和社旗县文化馆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这本集子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希望得到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镇平民间文学(第一集)目录

巩县锄	(1)
火焚梁楼	(2)
王小二学徒	(5)
长工吟诗	(7)
驴子和女人	(8)
金牛娃	(10)
古月门市	(14)
小铜锣	(20)
桥头麦种	(24)
三衫六领一缸金	(25)
东倒吃猪头 西倒吃羊头	(27)
两好合一好	(28)
雁来红	(33)
断肠草和柴螂	(36)
不青的青山	(38)
米汤坑	(40)
娘娘岭	(43)
父子埕	(46)

懶夫妻.....	(48)
鏡 子.....	(49)
學吃飯.....	(49)
喝 酒.....	(50)
三人吃飯.....	(51)
兩個近視眼趕集.....	(52)
抬 杠.....	(53)
仨女婿.....	(53)
六字令.....	(54)
下批語.....	(55)
縣官評理.....	(55)
“賺頭”和“元寶”	(56)
罰豬肉.....	(56)

• 民间故事 •

巩 县 锄

王洪魁 搜集整理

镇平县五朵山下，过去有个农民，叫张梦闲，此人怕下力，懒得出名，都叫他张懒汉。眼看草荒了地，他却心慌，庄稼人都说他不争气，可也没有办法。一天，有人戏弄他，说：“巩县做一种锄，只需你用手扶住，它就会象犁地一样拱着往前跑，人们都叫‘拱地锄’，你快去买一个，不下劲它就会把你地里的草拱掉完。”张懒汉一听高兴了，准备些盘费，第二天大清早就上路了。

没几天，张懒汉把巩县锄买回来了，他如获珍宝，磨了又磨，又安了个好锄把，收拾得明光闪亮。这天，他拿着锄下地了。到地头，扶着锄把说：“宝贝呀宝贝，现在我扶着你，你就开始拱吧！”说了一遍，锄动也不动，张懒汉又连续说了几遍，那锄还是不会动。这下可惹恼了张懒汉，不住地骂那个劝他买锄的人。锄不会自己拱地，他只好下力了，但没锄上几锄，就感到腰痛胳膊酸，赌气地放下锄，跑到地头树荫下睡将起来。

这时，一个走亲戚的农民路过这里，看到这把锄好，心想使着一定很顺手，拿起锄锄了一趟说：“这锄不坏，使着

真得劲。”说完放下锄就走了。

过一会儿，张懒汉醒了，发现地新锄了一趟，立时就又高兴起来，心里说：“巩县锄会拱地，真是名不虚传。原来是拱地时不让主人在场啊！”他把锄扶起来说：“宝贝呀宝贝，我不看你，你就拱吧，拱一会儿歇歇，别叫累着。”说罢就又抱头睡了起来。半晌时，那个走亲戚的拐了回来，见那把锄还在地里，就又爱不释手地锄了一趟，回头看看张懒汉还在睡懒觉，便把锄偷走了。

张懒汉一觉醒来，看锄不见了，地却又锄了一趟。心想，这宝贝一定是使的劲太大了，一下了拱到了地下头，早知道这样，系根绳子拴住就会好的。他仍不死心，第二天就又到巩县买锄去了。

火 焚 梁 楼

陈志国 搜集整理

李闯王带领起义军，从陕西打到河南。这年冬天，攻进镇平城，烧了城隍庙，杀了贪官污吏。穷苦百姓，人人拍手称快。那些贪官豪绅地霸，闻风都逃跑了。可是这天，镇平城南梁楼的大地霸梁铎，却来到义军帐房，求见闯王。

这个梁铎，为非作歹，欺压穷苦百姓。明将左良玉攻击义军，路过梁楼时，他大摆酒宴接风，临了又把自己的小老

婆送给左良玉的部将。他见本寨穷汉梁武的老婆长得漂亮，就给梁武捏造了个勾结义军的罪名，打入水牢，将梁武的老婆抢走。

就是这样的坏家伙，来见李闯王，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到底玩的什么鬼把戏？闯王听说梁铎求见，正要“请”，刘宗敏拦住说：“闯王，梁铎今天自投罗网，把他杀了，才解民恨！”闯王想了一下说：“梁铎作恶多端，又同左良玉勾搭，实在可杀。不过，他今天自己来啦，杀了反而不好。今天他十有八九是想稳住咱们，探听虚实，不如先给他一颗定心丸，日后看他有啥行动再说。”说罢，就让人请梁铎进来。

梁铎身穿粗布棉袍，一步三叩头，来到军帐，跪在闯王跟前假惺惺地哭诉说左良玉如何抄了他的家，夺走了他的老婆，自己如何巴望义军快来替他报仇……最后，又叫跟随的家人抬出白银一千五百两，献给闯王做军饷。闯王逢场作戏，假意对他劝慰、称谢一番，就打发他走了。随后，暗暗派人到梁楼周围要道，日夜巡哨，观察动静。

再说梁铎回到梁楼，逢人就说，他把梁武的老婆送给了李闯王，自己又同闯王成了拜八字兄弟。暗地里，还给左良玉写了封密信，派人送往南阳。

李闯王这天升帐，部下绑进一个光脊梁赤脚的人，言说他在大街上辱骂闯王爷。刘宗敏听了怒声喝道：“大胆刁民，闯王爷为穷人打江山，你竟敢口出狂言，你想找死吗？”不想那汉子冷笑两声说：“同恶霸拜八字，强占穷人的老婆，算什么替穷人打江山！”刘宗敏大吼道：“不许你再辱没义军，看我宰了你。”说着，宝剑“唰”地声扬了起来。这

时，闯王喝声：“住手！”走下帐来，亲自为那汉子松了绑说：“兄弟，我自成跟你一样，也是穷苦人出身。义军处处爱护老百姓，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你心里有什么苦处，就当面给我说说吧！”那汉子禁不住闯王兄弟长兄弟短地解劝询问，才说出了原委。原来，他就是被梁铎害得家破人亡的梁武。昨晚从水牢里逃出，满心想投闯王报仇，不料又轻信了梁铎放出的流言，一怒之下莽撞行事。

闯王听罢，忙将真情告诉梁武，又劝他说：“梁兄弟，放心吧，你的仇就是我的仇，总有报仇的一天！”梁武一听，卧在地上就要磕头，闯王赶忙搀了起来。

正在这时，部下来禀报说，捉住梁铎一个家人，搜出梁铎写给左良玉的密信一封。信上说他愿当内应，请求左良玉火速发兵，另外还有一张义军驻扎的位置、人数草图。闯王接过信一看大怒，他立即下令，当夜发兵梁楼。第二天一早，便把梁楼围个水泄不通。

梁铎闻听，十分惊慌，登上寨墙，朝下骂道：“叛贼，左总兵就要杀来啦，快下马受降吧！”闯王在马上哈哈大笑，说：“别说左良玉这帮鼠辈，就是崇祯老儿，你闯爷也不怕他。”说罢，就下令在寨前扎下营盘，一面同众将用早饭，一面商量攻寨办法。

那梁铎没什么武艺，只玩的一手好弹弓，能百发百中。趁闯王正在吃饭，他偷偷摸出弹弓，搭上弹丸，对准闯王打击。闯王听得声响，头抬也没抬，只是把筷子在脸前一扬，“叭”地一声挟住了弹丸。梁铎大吃一惊，又打出一个弹丸，又被闯王挟住。梁铎慌了，偷偷摸出两个弹丸，只听“嗖、嗖”两声，两个弹丸同时飞向闯王。闯王挟住一个没

料到还有第二个，慌忙用筷子一挡，弹丸被筷子碰落在桌子上，打破了一只碗。

刘宗敏大怒，当即领兵向大寨猛攻。但这里地形险要，上有莽泉河水，下有寨壕，水深河宽，再加上梁铎命家丁拚命死守，一时难以攻破。晚上，梁武来见闯王，献出一条计策：用被套裹住碾盘，把上游莽泉堵住，车干寨河水，再发兵攻打。闯王一听大喜，随令部下照计行动。义军纷纷献出被褥，附近老百姓听说，也都滚来了碾盘，拿来了被子，帮助义军堵莽泉、车河水。半夜里，寨河里的水小了。四更时分，薄薄的水面上结了冻，义军一下子攻进寨内。寨里杀声震天，老百姓都点火迎接。闯王派兵砸开监牢，放出一千子穷苦人。梁武也救出了自己的媳妇。只是梁铎死守在一座楼上，不肯投降。五更天气，闯王命三军在楼下堆放柴草，用火引着，一直烧到天明，把梁铎那伙地霸豪绅活活烧死了。

第二天，方圆几十里地的老百姓，都抬着浑猪浑羊，敲锣打鼓地前来犒劳义军。闯王开仓济贫，又把梁铎的地都分给了穷人，这一带的老百姓，都过上了安生日子。

王小二学徒

贺海成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个后生叫王小二。王小二跟一个打牛铃的铁匠

学手艺，整整学了三年，各样活路都已精通，就是有一样师傅不教他：师傅做出来的牛铃两只一个声音，他做出来的一对声音不同。王小二心下明白：师傅卡住他这一关，是想让自己多给他干几年哩。他想：得生个办法把那点巧处学到手，自己好回去独立门面。

有一天逢关帝庙大会，王小二跟师傅一块去会上卖牛铃。卖了一会儿，王小二突然计上心来，他对师傅说：“师傅，我去瞅瞅俺们村那个卖药的，叫他捎个信给我送双鞋来。”师傅说：“行啊，你快一点。”

王小二大步流星地跑回师傅家，慌慌张张地对师娘说：“师娘，师娘，会上货快得很，师傅叫我回来把那点货淬淬火也快拿去。”师娘说：“那你快拢火。”王小二拢着火，就动手干起来，他夹了一个烧成的牛铃就往水桶里丢。师娘一见急了，跺脚直骂：“真二百五！你不会俩一溜儿丢，一回丢一个出来一对声音会一样？”王小二高兴极了，把屋里的牛铃都淬了火，背上就回家去了。

师傅在集上干等王小二不来，想去找又没人替他招呼摊子。晌午，货刚卖完，就急忙往家跑。进门就问老婆小二回来没有。老婆说：“咋？不是你叫他回来取货的吗？他还没到会上去？”师傅一听，就知事情不好，忙问：“你教他淬火没有？”老婆如实一说，师傅把两腿一拍，长叹一声说：“你这一教可好，不要钱的伙计咱算使不成了。”

长工吟诗

刘筱芬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个财主，雇了四个长工。这财主尖酸刻薄，不修边幅。长工们干活时说话，他挑剔着说：“干活说话定是偷懒耍滑。”长工们干活说话要是让财主听见了，轻者一顿臭骂，重则克扣工钱。长工们恨透了 this 财主，送他个雅号“恶抠”。

一天早饭后，财主对长工说：“今上午你们上北坡去把那九亩玉米地锄完。记住：干活时不许磨牙！”

长工们扛着锄头来到北坡，气都没顾着喘一口，就埋头“磨磨”地锄了起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刚来时骄阳似火，不一时几朵乌云自北山乘风而来，立时三刻乌云密布。

王大用衣袖擦擦满头汗水，抬头看看阴沉沉的天，说了“北山雾蒙蒙”，王二略一思索接口说：“一定要刮风，”李三说：“刮风要下雨，”这时铜钱大的雨点已趁风势砸了下来。赵四当机立断地说：“下雨就收工。”四个长工急忙扛起锄头往家跑。

财主见长工们淋得落水鸡似的回来，劈头就问：“锄完了没有？”四人齐声回答：“下雨了，地没锄完。”财主一听大怒：“偷懒的东西们，定是只顾在地里说闲话，耽误了锄地。我上县里告你们去。”

财主怒冲冲地跑到县衙，击了堂鼓，县太爷升堂。财主告长工们只顾在地里闲嗑牙，不好好干活。县太爷命衙役传唤四个长工。县太爷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嘟！大胆刁民，为何不好好干活，在地里胡言乱语？”四人异口同声回答：“我们向来没有偷懒耍滑。望太爷高悬明镜，替小民作主。”随将那天锄玉米的前后经过说给县太爷。这太爷本是读书人出身，为官倒还清正，沉吟片刻说：“这样说，你们每人半天只说一句话，恰是一首诗。既然你们会吟诗，就以我堂前这棵竹子为题吟诗，若吟不出，定打不饶。”张大说：“堂前有棵竹，”王二说：“长得鸡蛋粗，”李三说：“长粗好解板，”赵四说：“解板打屁股。”

县太爷听后连夸：“好诗！好诗！”放了四个长工，责怪财主多事，下令衙役把财主打了四十大板，轰出县衙。

财主被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央求长工们把他抬回家中。长工们瞧着财主的那付狼狈相，暗暗好笑。张大说：“恶棍去告状，”王二说：“告也没告上，”李三说：“挨了四十板，”赵四说：“强也不敢强。”财主听了气得两眼发直，一病不起，没几天就到他阎王老子那里报到去了。

驴子和女人

张晓霞 搜集整理

从前，县城里有个小商贩，姓王名富。此人处事尖酸，

好占便宜，街坊邻里都没有人敢缠。后来，他结交了一个乡下人李忠做朋友，他对李忠说：“往后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管什么都说是‘咱们’的，不兴说‘你’的‘我’的。”李忠答应照办。

一日，王富对李忠说：“忠老弟，咱们家没面吃了，咱们的驴借给咱们磨几天面，磨完了就给咱们送来。”李忠听说他要借驴，便满口应承：“富老哥，咱们自家的驴，咱们没面吃请拉去用吧。”

王富把驴拉去十多天，连个音信也没有，李忠来到城里见着王富问：“富老哥，咱们的驴呢？”王富见来要驴，满不在乎地回答：“咱们没钱花啦，把咱们的驴拉去卖啦。”李忠一听，心里着实生气，正要和王富理论，但转念一想说：

“富老哥，驴是咱们的驴，卖了就算啦。”说罢就走了。隔了几天，李忠又来到城里，对王富说：“现在咱们那里有会，不知哪里来了几台大戏，真是热闹极了。我想请嫂子去看看戏。”王富一听满心欢喜，当下就叫自己的女人跟李忠去了。

过了几天，王富左右不见李忠把自己的老婆送回来，只好亲自到乡下来接。

王富找到李忠，忙问：“李忠，你嫂子哩？”李忠不慌不忙地学着当初王富的腔调：“咱们没钱花啦，把咱们嫂子卖啦。”王富听罢，知是上了李忠的圈套，他又恨又悔。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金牛娃

刘筱芬 搜集整理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元帅，他有三个女人，人们管他们叫：大夫人、二夫人、三夫人。元帅年过半百，膝下无子。原配夫人杜夫人不会生育。元帅又娶二夫人徐氏、三夫人李氏，指望她们生下一男半女，好传宗接代。

这年秋天，外寇入侵，皇上命元帅领兵抵抗。元帅回家告诉三位夫人。夫人们送元帅到十里长亭。元帅望着三位夫人，说：“老夫得胜回朝时，你们拿什么迎接我？”

大夫人杜氏说：“我怀抱玉印接官人。”元帅听后摇了摇头。

二夫人徐氏当时已经怀孕，终日爱吃酸东西，她听人说“酸女辣小，”估计将来能生个女孩，就说：“妾怀抱小姐接官人。”元帅听后不吭不哈。

三夫人李氏当时也已怀孕，她根据人们传说的“男左女右，”觉摸着胎儿总是在左边蠕动，估计兴许是个男孩，就红着脸，羞答答地说：“奴怀抱公子接官人。”元帅听了哈哈大笑，辞别三位娇妻，率领大小三军，催马扬鞭，登程上路。

元帅走后没多久，徐、李二夫人相继分娩。真是应了她俩的话：徐夫人生了个女孩；李夫人生了个男孩。丫环把这事禀报大夫人杜氏，杜夫人听后心中暗想：老爷想的是个儿

子，可巧李氏就生个儿子。从今往后老爷一定格外宠爱李氏，老娘我的宝座怕有点不稳。杜氏思忖了好大一会，决定找徐氏商量个妥善办法。

且说那徐氏也正为自己生个女孩不如李氏的男孩体面之事而懊恼，听杜夫人一说，正中下怀。二人一个是蝎子尾巴，一个是黄蜂刺，真真毒到一起了。杜、徐二人趁李夫人刚生下孩子，处于半昏迷状态之时，用石灰面把李氏双眼揉瞎，将孩子抢去丢到牛槽里，眼瞅着元帅的那奶牛，“咯咯崩崩”的吃了下去。

且说元帅得胜回朝，听杜夫人言：徐夫人生了一位小姐，李夫人生了个不成人形的怪胎。元帅听后大怒，命李夫人搬到堆放柴禾的下院去住。

再说那头奶牛吃了男孩，没多久竟生下一头金星撒撒的金牛娃。金牛娃通人性似的，每逢吃饭就跑到客厅，卧到元帅脚下。元帅看金牛娃怪逗人爱，总是给金牛娃挟点鱼啦，肉啦的让它吃。时间一长，这事让杜徐二夫人知道了，她们疑心金牛娃是男孩托生的，二人一合计，给牛把五十两银子，让他把金牛娃杀掉。

牛把去杀金牛娃时，金牛娃两眼扑簌簌落下泪来。牛把于心不忍，半夜里偷偷把金牛娃放掉，说：“金牛娃啊！你海角天涯逃命去吧。”

金牛娃走到一个市镇上，只见一座高高的彩棚，棚下人头攒动。金牛娃走到跟前，一个彩球不偏不歪正巧抛到身上。“哈哈，尚书小姐抛彩球抛到牛身上啦！”立时彩棚下笑声雷动。原来当朝吏部尚书王义，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王丽，求婚的王孙公子多得数不清。王老

爷真是瓜里捡瓜，捡的眼花，一时决计不下，这才想了个绝妙办法——让女儿抛彩选婿。当时家人将此事禀报王尚书，尚书便让女儿二次抛彩，王小姐执意不肯，说：“爹爹，人常说，嫁狗随狗走，嫁鸡随鸡飞，女儿情愿嫁给金牛娃。”王老爷气得暴跳如雷，命家人快把金牛娃和女儿赶走。

王小姐跟着金牛娃走到一个乡村小店前，带金牛娃进店用饭。这时，忽听店外有叫卖声“卖仙桃，卖仙桃，仙桃吃能吃脱毛。”王小姐听了心中猛的一动，急忙走出店来，见是一位慈眉善眼的卖桃老人。王小姐用十两纹银买了一个仙桃，让金牛娃吃了。不一时，金牛娃身上的毛脱落得一根不剩，浑身到下象个红虫虫。王小姐见了哭着说：“这还不如一身金毛好看哩，成个光独独的红虫虫可咋办？”这时外边叫卖声又起：“卖仙梨儿，卖仙梨儿，仙梨吃吃能变人儿。”王小姐止住哭，又到外面花了十两银子买个梨让金牛娃吃下。不一时，金牛娃变成个十七、八岁的白面书生。这一下可把王小姐喜得合不拢嘴。美中不足的是这书生衣着单薄。王小姐正要带他到街上买身衣服穿，这时，只听外面又喊：“卖仙衣，卖仙衣，穿上仙衣回故里。”王小姐到外面见一老人手拿一件兰衫叫卖，就用十两银子买下让书生穿上。王小姐又带着书生赶路，走没多远，双脚打泡，坐在地上走不动了。王小姐是女扮男装，虽说穿着男子衣服，毕竟是女子身体。想当初在家中，是不下绣楼的千金小姐，怎能走得长路。他（她）二人正在路旁休息，一位老头牵着一头毛驴走到面前，口中唱道：“卖坐骑，卖坐骑，坐骑驮你回故里。回故里，见爹娘，见到爹娘诉衷肠。诉衷肠，泪汪汪，杜徐二人头悬梁。”

王小姐又用十两银子买下老头的毛驴。老头向他们交待：“你俩倒骑驴走，驴走到哪里不再走，哪里就是你们的家。回家见了你们父亲，公子可将兰衫掀起，兰衫大襟上有字，你父亲一看便知。”说完，老头化阵清风而去。

二人倒骑毛驴，毛驴把他们驮到一所大庄院的黑漆大门外停下。二人下驴径直朝里走去。大厅上元帅见门外来了两位公子，心中好生惊奇。只见二人来到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口称：“爹爹在上，孩儿下面有礼。”元帅吃惊地说：

“二位学生怕是认错人了吧。老夫我福浅命薄，堂前无子。只有一女，不幸前年坐秋千摔死。你们这……这是从何说起？”那书生将兰衫掀起说：“爹爹请看。”

元帅睁眼细看，只见上面写着：“爹走后，真不假，徐生闺女李生娃。李生娃，遭灾难，杜徐二人梁上悬。”

元帅看罢，心下狐疑，急忙追问公子。二位公子将来龙去脉前前后后诉说一遍，元帅令丫环：“速传杜徐二人来见我。”不一时，丫环慌忙来报：“启禀老爷，不知何故二位夫人悬梁自尽。”元帅怒冲冲地说：“罪有应得，拉出去埋了。”原来杜徐二人见老爷在大厅同二人攀谈，她俩怀着鬼胎躲在屏风后偷听，知道事情败露，各自回房自尽。

元帅忙命丫环从柴禾院将李夫人扶出，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李夫人说：“儿呀，可怜娘看不见你同贤媳的模样了。”这时，只听面外有人喊：“卖仙药，卖仙药，仙药点眼见秋波。”元帅急忙叫人买来仙药，一点，李夫人只觉双目奇痒难忍，用手揉了几揉，眼一睁，果然比原来看东西还要明亮。元帅择日子给儿子完婚，阖家欢喜不尽。

讲述人：马宗尧